

李敖 大合集

34 李敖私房书（六）

李敖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
大全集

34

李敖私房书

白色恐怖述奇 坐牢家爸爸给方

十封信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白色恐怖迷奇》(1-193)

“白色恐怖”的一些特色/3

谷正文《白色恐怖》序/8

从吕有文浑蛋看武汉大旅社冤案/11

律师的脚趾甲/22

为李世杰先生安息礼拜追述生平/24

“太轻了,不算!”/27

写在李政一狱中回忆的前面/29

国民党的强制悔过症/61

新腹诽罪

——不喊“蒋总统万岁”的代价/64

生还者哀歌/66

“感谢政府德政”/68

李元簇少说了什么? /72

党报造谣的一个例/74

绑担架比较学/76

从禁止随地小便到随地禁止小便/78

张权暴毙疑云/80

从“迟到的自由刑”到“逝去的自由监”

——古今狱政比较观/85

谁来调查? 怎样调查? /88

先认错,再开会/90

彻查你自己吧!

——李元簇还要干下去吗? /100

为老子名言举活证/109

看病还要派代表! /113

赃物嫌犯赖文良暴毙案家属索赔/115



目录



目录

施启扬丧尽天良/116
彭孟缉与舒家栋案/120
华侨揪出彭孟缉绑票旧案/124
逼不反的人们/126
写在龚德柏《蒋介石黑狱亲历记》的前面/128

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》(195 - 390)

自序/197
猫狗谚/199
再会呀,鳄鱼呀!/202
纸上谈钱/204
喊一声“芝麻开门!”就行了/207
头头大观/209
指教/211
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,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/213
送礼·向厕所跑/215
你羊我就马,你马我就羊/217
打老虎秘诀/219
你送神像我搭台/221
千年王八万年龟/223
不飞的鸟/225
你杀鹅我就杀鸡/227
原子弹与沉鱼落雁/229
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/231
麻是麻烦,可是不会生胃病/233
破锅有烂灶、李大有张嫂/235
情人与天使/237
看那熊相/239
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? /241



目录

苍蝇的老婆最多/243
英文回文,中文回文/245
关于脖子的种种/248
眼睛有时候会上当/250
“妈妈骑马,马慢,妈妈骂马”/252
老鼠不信任一个洞/254
说姓道名/257
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? /259
狼来了! 狼来了! /261
谁先完蛋? /264
猴相/267
从人猿到猿人/269
蘑菇个没完/272
非驴非马/274
骑小马·回台湾/276
鸽子·囟子·呆子/279
斗出自大来/281
谁在瞎忙? /283
运动道德吗? /285
小文十岁生日歌/288
生日与十二宫图/290
林肯·栗子·笑/293
“浪费蜡烛去找针”/296
坐牢的名人/298
水肉·水月·影子戏/301
怪签名/303
你看中国人分得多细! /305
天上天堂与人间天堂/307
猫抓耗子法案/309
谈年论孝/311



目 录

“爸”·“爹”·“妈”/314
木字头的/317
踏脚石与马铃薯/319
我讨厌日本/321
从达·芬奇到蒲公英/324
瞎子可以摸出象来/327
彼得·潘·潘彼得/331
记印度阿三/334
萨摩亚与自挽诗/340
素食种种/343
专门吃大鱼/346
“海外人鱼”/347
他们六个/349
从鸭嘴兽到水獭/355
“那么让他们吃饼嘛!”/361
嘴含一根草/366
我的本领就是臭/371
飞上枝头看飞枝/373
古国神游/376
“古希腊的辉煌”/379
“古罗马的壮丽”/383
波澜 N 多的波兰/386
登天梯/389

李敖



白色恐怖
述奇

“白色恐怖”的一些特色

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“满州国”国务总理郑孝胥，书法春云、头脑冬烘，他有冬烘妙论说：我们中国别怕向洋鬼子借钱，一旦把洋鬼子的钱借光了，洋人不就穷了、中国不就阔了吗？——这种妙论，可叫做“把洋鬼子借光论”。

郑孝胥的头脑，有中国国民党师承之。此国民党非他，蒋介石也。蒋介石对付共产党，“杀”字出口而已矣，一旦把共产党杀光了，共产党不就没命、国民党不就万岁了吗？——这种妙论，可叫做“把共产党杀光论”。

于是，国民党就大杀特杀起来，杀得共产党头子瞿秋白以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写之。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是明朝人的诗句，不看《明史》的人不会熟知，瞿秋白道听途说引证之，却横尸法场人证之——也给杀了。他的爱人杨之华在《回忆秋白》里写道：

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，秋白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中山亭。秋白在就刑餐时，悠然独酌。敌人得意地说：“杀尽了共产党，‘革命’便可成功了。”秋白含笑地回答道：“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。没有共产党，革命是不会成功的！”

为了对照一下史料，我们看看当时执行枪决的国民党军头——宋希濂在《鹰犬将军》中的回忆：

1935年6月17日,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“限即刻到”的电令:“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。”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、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。商定:6月18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枪决;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,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,禁止老百姓观看;18日晨早餐后,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;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,并负责监督执行。

6月18日早晨8点多钟,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,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,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,据向贤矩告诉我,瞿先生看了后,面色没有一点变化,若无其事。9时许,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,共约一百多人,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。9时20分左右,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,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,神态自若,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。时间只是一刹那,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,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,又感动,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。

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,只有六七百步,这个公园占地不大,环绕一圈,不过两里多,周围有些树木,中间有一小运动场,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,除此以外,别无其他建筑,亭台楼阁的点缀,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。

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,来到公园,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,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,在场的仅有特务连官兵三十余人。

执行后,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,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,向在场的人做了十多分钟的讲演,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,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,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。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,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,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话(大意如此)。秋白先生讲完后,举起右手,高呼:

打倒国民党!

中国共产党万岁!

共产主义万岁!

据蒋先启说，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，他便命令士兵开枪，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，时间约在10时左右。

将秋白先生处决后，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，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。

在6月18日下午，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，分电向蒋介石、蒋鼎文报告。

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——瞿秋白先生，竟死于我之手，将我碎尸万段，亦不足以蔽吾之辜！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。

谁能想到，在瞿秋白被杀后十四年，执行枪决的宋希濂兵败被俘，下达命令的蒋介石、蒋鼎文逃亡台湾，瞿秋白临刑前“打倒国民党！”的预言声犹在耳，国民党被打倒的事实竟尔成真——“杀尽了共产党，‘革命’便可成功了。”国民党的好梦白做了，共产党没杀尽，反倒是国民党失败了。

国民党失败后，在台湾撑起小朝廷。蒋介石痛定思痛，痛恨“把共产党杀光论”未能彻底实行，以致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因此在台湾重施故技，大杀特杀起来。不过，与在大陆不同的是，当年在大陆，由于大陆太大了，杀力分散，所以难竟杀功；如今在台湾就不同了，台湾只有大陆千分之三大，且地处海岛，四面是水，抓起人来，十分方便，正如元朝人曲中所描写的：“管教他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”于是，共产党——尤其是假共产党——苦矣！

为什么特别“尤其”一下？先说一个故事。1972年3月，我在国民党黑狱——景美军法看守所放风时，碰到大国特范子文。范子文是调查局第一处处长，由于特务们内斗，被斗到牢里，还被诬为共产党。他气得要命，整天大发牢骚。他跟我说：“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，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一‘闻’就知道！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，其实真的共产党，国民党根本抓不到，抓到的都是假的！”——这就是我写“尤其”的由来。由于国民党抓不到真共产党，只好抓假共产党交差、充数，所以，大抓特抓之下，假共产党苦矣！

孔夫子说公冶长，说：“虽在缱绻之中，非其罪也！”“非其罪也”就是人虽坐牢，但却是冤枉的、罪名是假的。台湾的假共产党就是如此。他们或坐穿牢底、或横尸法场，与瞿秋白的被杀比起来，全部大异其趣了。若是瞿秋白这种

真共产党被抓到,不论坐穿牢底还是横尸法场,其生也悲壮、其死也雄奇,生死线上,都得其正;但假共产党则反是,其生也冤哉,其死也枉也,窝窝囊囊,误了青春或送了性命,这样子的现代公治长,岂不太荒谬了吗?

事实上,这一荒谬,自1949年起在台湾,早已是正常的现象,国民党丢掉大陆后,在台湾大搞“白色恐怖”,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起来,非但得心应手,更得天时地利之便。到今天为止,经查出的政治案件,一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之多,事实上远不止此。恐怖中最恐怖的是假案比例太高。照大国特范文的嗅觉,一“闻”之下,真的共产党所占百分比自然不成比例。造成这一荒谬的原因,除了国民党“宁枉毋纵”的高标准外,更要命的是在这一高标准下所硬性要求的“缴匪谍”业绩。

所谓“缴匪谍”,是硬定出每年破案的百分比,硬定出每年要缴出匪谍的数目。……(编者略)这样一来,办案人员也就“不得不”大施制造、大量株连。另一方面,由于有破案奖金可领,办案人员也就从“不得不”心态转为积极的“乐于”从宽制造、从宽株连,闻过则喜起来,只是所谓过,乃他人之过耳。

从以上的分析里,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台湾“白色恐怖”的一些特色,特色中的最后压轴特色更是古今所无,那就是统统不准平反。原来按照“戒严法”第10条规定:戒严时期军事机关的审判判决,“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,依法上诉。”“戒严法”这种承诺,绝没规定解严之后要另立他法替代,也绝没任何他法有把信誓旦旦五十三年“戒严法”承诺一笔勾消的道理,因为这样做,必是典型的“违宪”。按照“宪法”第9条,“人民除现役军人外,不受军事审判”;按照“宪法”第16条,“人民有……诉讼之权。”戒严时期既然把人民给军事审判了,解严之后自然要允许人民行使诉讼之权以为救济,这种权利不容剥夺,更不容在承诺五十三年后剥夺,更不容在人民有所指望五十三年后剥夺。但是,国民党却在解严前夜,快速通过“国家安全法”第9条给剥夺了,而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的案子,就永远不得翻身了。——台湾当局,自李登辉以下无耻的以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炫耀于世,尤其炫耀于中国大陆之前,殊不知“文革”以后,大陆有气魄把“冤案、假案、错案”一一平反,但台湾的李登辉之流却仍包藏蒋氏父子之祸心,“有问题就压下去”,直到今天。可见蒋氏父子至今阴魂不散,相对的,“白色恐怖”下的死者也就冤魂不散。其中有老而不死的假共产党出狱以还,不知挞伐蒋氏父子,反从而“孺慕”之,最后以弱者的“垂

泪碑”收场。——一个人被侮辱与被迫害多年,到头来竟没志气如此、人格被扭曲如此,这也正是台湾“白色恐怖”特色中的特色。以“垂泪碑”乱人耳目,这正是假共产党的自我作践啊!

1996年6月8日在中国台湾

谷正文《白色恐怖》序

谷正文老将军——我们称他谷老——留字给我，并留下他的第一部回忆录《白色恐怖》样本，要我“指教，如有暇，可‘贬’而序之”。我素知谷老豁达大度，自愿一序。

这部书的最突出处，是处处可见谷老“好汉‘要’提当年勇”，提到他以国特大员，屡办巨案的种种往事。在书中，我们看到谷老的聪明、干练、慧黠、奇宕和狠毒——谷老告诉我，毛人凤（国民党保密局、情报局头子）对他说过：“你比我还狠！”可见此公狠毒，固无待我们历史家论定也。

在文明社会，狠毒自非善德；但在非文明的逐鹿中原社会，狠毒倒也司空见惯，甚至是必要手段之一。清朝彭玉麟自谓“烈士肝肠名士胆，杀人手段救人心”，他们那种人，一旦自诩自己有“救人心”的当口，杀起人来，又在乎什么手段呢？……（编者略）谷老出身共产党，入于国民党，其“奇正之变”（《孙子兵法》中语），自更两相得之。谷老是北方之强，且以理想主义者起家，救国救民素志，不容怀疑。但为了救国救民，沦落到以做国特、大国特屡显身手、以订此生，难道不无可憾么？

在全书中，我们一再看到谷老津津乐道他的当年勇，无枉无纵之德，固然令人感佩；但是有枉有纵之事，也所在多有，从炸死何思源的女儿以降，此类无辜受害的可憾之事，几十年来，恐不在少，但遍查全书，我们看不到一丝忏悔之词，谷老“为了革命的需要”，可以“怙恶不悛”如此，岂不可憾？浮士

德把灵魂卖给魔鬼，而谷老呢？不但浮士德了，自己且是时正时魔的人物了。

虽然如此，我们也别忘了谷老垂老转变的一面。在谷老津津乐道下，我们有幸看到他大量揭发的主子的恶行，从蒋介石枉杀李友邦到毒死白崇禧，活生生的故事、血淋淋的事实，都一幕幕展示在我们眼前。谷老写蒋介石嘴脸，笔力万钧，值得赞叹：

1951年11月中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改组，主任委员蒋经国转调他职，遗缺由邓文仪接任，交接典礼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大会堂（即今之中山楼前身）举行，蒋介石亲自主持讲话。

会堂里坐满了各层的文武官员，我的官阶较低，坐在后区。第一排第一位是蒋经国，第二位是邓文仪，然后才是李友邦。

军仪队开始吹奏进行曲，这是蒋介石由后台进场前的信号。

蒋介石在乐曲中走出来了。

他绷着一张脸，我看过他许多次生气的样，这次最难看。

“出去，出去！”他左手扶着讲台，右手往旁边猛挥，也不知道他要叫谁出去。

“指挥，把他们带走。”经他补充命令之后，大家才知道他受不了乐器的光亮。

蒋介石啜了一口水，然后执起新任委员名册，顿了顿。这一连串动作产生了相当的震慑效果，台下每个人都屏气凝神，静待他开口。

“李友邦。”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，李友邦应声肃立起来。

“李友邦，你能骗得过别人，就可以骗得过我吗？你太小看我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？”

从背后，我看不到李友邦的表情，但在这个情况下，可以想见他那满脸的惊愕与恐惧。

“宪兵，带走，带走！”蒋介石一边说着，一边以手势派令坐在前区第二排的宪兵司令吴奎生（吴东明之父）将李友邦架了出去。

然后，蒋介石开始训话：“你们什么人叫他当副主委，你们统统不认识敌人，敌人就在你身边，你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奸匪，像你们这样